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六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十六

列傳

宋

吳育

宋綬

敏求  
昌言

李若谷

淑壽朋  
復圭

王博文

王駸

李諮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戢

明鎬

吳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也父待問累官禮部侍郎致仕育少奇穎博學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州其後子孫從葬及歲時上冢皆以宦官典護頗擾州縣育在襄城請凡官所須皆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民甚便之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及入襄城境輒相戒約毋敢縱者舉賢良方正擢著作郎

按歐陽修撰育墓誌作著作佐郎

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奏定禮文名太常

新禮慶歷祀儀改右正言歷三司鹽鐵戶部二判官

按文

獻通考鹽鐵戶部度支謂之三司墓誌載育為戶部度支二判官未嘗為鹽鐵與宋史本傳異尋以本

官知諫院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育言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府叛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之不報復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如尚不賓第嚴約束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其鋒勿貪功

輕進時方銳意征討不聽既而覆軍無功卒封元昊為  
夏國主如育所議育又言元昊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  
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  
跳梁猖獗肆而不顧請募士諭嘉勒斯賚及他蕃部離  
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  
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迹除知制誥進翰林學士  
遷禮部郎中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款契丹遣使  
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育因言契丹通好已久不

可納一叛羌以失其懽今彼相鬪鬪久不解可觀形勢  
乘機立功萬一過計納之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  
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警宜使人  
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  
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  
拒當為討之如此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同上  
對卒不易育議尋知開封府慶曆五年拜右諫議大夫  
樞密副使未幾除叅知政事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

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  
可憂也帝欲徙二人於淮南育曰盜誠無足慮小人乘  
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向綬知永靜軍為  
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因構獄以危法中之中  
立自經死綬宰相子大臣有營助欲傳輕法育曰不殺  
綬無以示天下卒減死一等流南方御史唐詢請罷制  
科帝刊其名以付中書育奏疏駁議帝是育言因諭輔  
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育請出



姓名按劾以明國法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以為樞密副使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論奏遂罷昌朝育歸給事中班未幾出知許州徙蔡州州故多盜育嚴伍保之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招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今以兵

往是趣之亂也頃之召十人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又上書論詔獄為不便遷禮部侍郎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知汝州會疾不已又請居散地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外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育訴育為辨曲直判書狀尾

按文獻通考云兩京留司御史臺謂之留臺亦謂之外臺又夢溪筆談載兩京留臺皆有公字

舊為前執政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視事皇祐  
間吳正肅育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即指此也堯佐畏  
懼奉行復為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疾少間復  
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  
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曰  
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  
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  
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  
為諫官劉元瑜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

宣徽南院使廊廷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夏人既稱臣而並邊種落數侵耕為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謂要契未明而亟城則羌人必爭爭而受患者必麟府也移文河東又遺籍手書及疏於朝不報既而夏人果犯河外陷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得罪去疾復作辭不任邊事求解宣徽使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病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正肅育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

妄發發即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  
封范仲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  
有奏請多為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行之其在二  
府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帥  
永興時待問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弟充為宰相  
自有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臯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  
賢院綬幼聰警為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

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聽於秘閣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臯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除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者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同修真宗實

錄天聖三年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始  
詔讀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顯進講同修國史遷中書舍  
人昭應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書  
工部侍郎時章獻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  
決事仁宗未嘗獨對羣臣綬請令中書樞密院宜約唐  
先天制度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取旨臣僚亦  
止前殿對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  
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宰相張士遜沮止之後

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懿太后祔廟禮綬

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儀坤廟故事

按宋史本傳作坤儀廟考新唐書后

妃傳及文獻通考載睿宗景雲元年別立廟曰儀坤以享昭成皇后至開元中肅明皇后亦依前儀坤廟安置

今據請別立章懿太后廟建名奉慈以安神主從之始

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

按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五年改端明殿學士為文明殿學士

士以程羽為之程羽實為文明殿學士非端明殿學士也職官志載仁宗明道二年改承明殿為端明殿復置

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宋綬為之綬固辭因上

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陞



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邪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帝大感悟及張士遜罷遂拜綬參知政事初有詔罷

修寺觀而章惠太后營王中正舊宅為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邀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為哉第見興土木違近詔爾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

按隆平集載尚美人出宮帝召綬面草詔當求德閣云云長編亦載尚楊

二美人之出宮也帝令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書與傳云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互異

當求德閣

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

之帝春秋富天下久無事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  
於久安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  
至而應不亦殆歟臣願飭勵羣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  
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  
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  
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  
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時宰相呂  
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

間有所異政事由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者皆罷綬以  
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尚書都省歲餘  
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元昊反劉平  
石元孫敗沒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策綬  
畫十事以獻復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  
時綬母尚在綬既得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  
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諡宣獻

按范鎮撰宋敏求墓誌載  
父綬兵部尚書參知政事

贈太師中書令尚書  
令燕國公諡曰宣獻

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家藏書

萬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筆札精妙朝廷大議論  
多綬所裁定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為館閣校勘出為簽書集慶  
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習唐事奏為編修官持  
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累擢知制  
誥修仁宗實錄兼判太常寺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踈  
者可嫁娶敏求以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敏  
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秩

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典禮國之所重而誤謬如是安得無責然敏求議初不誤曾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為說故因是去之是歲即詔還王安石用事惡呂公著嘗論奏青苗之害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出知潁州敏求當草制安石諭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白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因請解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又封還詞頭遂以

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擢寘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為敏求懼帝獨全護之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為帝言比羣臣多尚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變薄俗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史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所著書甚富學者多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詞藻

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  
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  
無學官故士輒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  
族弟昌言

昌言字仲謨以蔭為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  
疑其冤迹捕得真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河陰有凶  
盜殺人而鬻之如是十餘年又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為  
胥橐昌言悉窮治之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東疆而



北昌言建議欲于二股河口西岬新灘立土約障水使  
之東流俟稍深即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  
瀛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為不可成不如修生  
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  
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  
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唱為  
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  
都水監往護河堤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舉進士補長社縣尉州葺兵營課民輸木檟尉受之而吏以不中程多退斥欲苛苦輸者因以取賕若谷度財別其長短大小為程置庭中使民自輸改大理寺丞知宜興縣官市湖汭茶歲約戶稅為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勾檢茶惡者舊沒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貿以償其數知連州真宗將朝謁太清宮選通判亳州累遷度支員外郎出為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調取芻槌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

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士倫構於朝徙知陝州盜聚青灰山久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諭之盜殺其黨與自歸改梓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使契丹陞辭不俟垂簾請對迺遽詣長春殿奏事罷知荆南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之爾王蒙正為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若谷繩以法監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洞庭多盜數邀商人船殺人輒投屍水中前此捕獲多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久復逃歸為患若

谷擒致之礫于市自是寇稍息徙知滑州河齧韓村堤  
夜馳往督兵為大埽至旦堤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  
州有東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岨輒圮役費不可勝紀  
若谷乃制石版為岨押以巨水後雖暴水不復壞官倉  
依山而貯穀少若谷使作露囤囤可貯二萬斛他郡多  
取法焉遷給事中知壽州安豐芍陂有南北兩渠可溉  
田萬餘頃因旱歲豪右多侵耕其間夏雨溢壞田輒盜  
決之陂失灌溉之利若谷擿冒占田者逐之每決輒調

瀕陂諸豪使塞堤盜決乃止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

徙知河南府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并多降人喜盜竊

籍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并坐之悛者削去籍名進

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按宋史宰輔表及宋宰輔

編年錄俱作權知開封府

拜參知政事建言風俗嫩惡在上之人作

新之君子小人各有其類今一目以朋黨恐正人無以

自立矣帝然之為下詔諭中外以耳疾辭位罷為資政

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

按宋宰輔編年錄云宮觀置提舉自

若谷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諡康靖

若谷性資端重在政府議論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其去也多見思云子淑

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毫獻文行在所真宗奇之命

賦詩

按隆平集云命賦朝謁太清宮詩稱旨

賜童子出身試秘書省校書

郎冠準薦之授校書郎館閣校勘乾興初稍遷大理評事修真宗實錄為檢討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校理為國史院編修官召試賜進士及第改秘書郎進太常

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寺擢史館修撰再遷尚書禮部  
員外郎上時政十議改知制詔勾當三班院為翰林學  
士進吏部員外郎會若谷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加端  
明殿學士若谷罷進本曹郎中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  
歲飢取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為蠲其賦權知開封  
府復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言者論其在開封多褻近  
吏人改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為  
翰林學士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

淑初在鄭州作周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  
譏訕朝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辨不報  
乃請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起  
復再為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姦邪又嘗  
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明龍圖閣學  
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為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戶部侍  
郎復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張昇等又論奏之不拜除  
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卒贈尚



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為時所稱初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邪祁遂得罪去其傾側險陂類此子壽朋復圭

壽朋字延老慶厯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諸陵奏言昭獻皇后誕育二聖為國文母獨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請更其禮從之歷知

鳳翔府滄州滄地震壞城郭帑庾壽朋督吏案繕葺未數月復其舊括蕪田三萬頃縱民耕之擇其壯者使習兵河方北涌遂塞之故道陞壽朋度必東潰諭居人徙避後三縣四鎮果墊焉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直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戶部鹽鐵副使暴得疾卒復圭字審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驛率困憊豪杜氏十八家詭言唐相如晦後每賕吏脫免復圭控籍役之徙知相州自太宗時聚夏人降者五指揮號聽子馬

子弟相承百年無他役復圭斥不如格者選能騎射士  
補之為度支判官歷知涇州始二稅之入三司移折已  
重轉運使又復折覆圭為奏免民以為德歷湖北兩浙  
淮南河東陝西成都六轉運使浙民以給衛前役多破  
產復圭悉罷遣歸農令出錢助長召人承募民便之瀕  
海人賴蛤沙地以生豪家量受稅于官而占為已有復  
圭奏蠲其稅分以予民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夏  
人築壘於其境不犯漢地復圭貪邊功遣大將李信帥

兵三千授以陣圖使自荔原堡夜出襲擊敗還復圭斬  
信自解又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西和市斬首數千級

按宋史夏國傳李信劉甫种詠等敗還郭貴復出兵邛  
州進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所掠老幼一二百人以  
功告捷邊怨由是大起此云破其後七日秉常舉國入  
金湯等城斬首數千級所載失實

寇御史謝景溫劾復圭擅興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歲餘  
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夏人謀犯塞之日久矣與破金湯  
適相值非復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內銓知曹蔡滄州  
還為鹽鐵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荆南卒復圭臨事敏

決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無威重喜以語侵人獨為王安石所知故既廢即起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諫給事太宗藩邸為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為公卷人謂之王回文淳化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以年少罷歸後諫卒官廬州州守劉蒙叟為言召試舍人院為安豐主簿歷遷殿中丞陳堯咨薦之試中書賜進士第擢知濠州歷真州改監察御史以疾請出

知海州徙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饑民多盜鬻吏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鹽禁候歲豐乃復從之除殿中侍御史天禧中朱能王先偽為乾祐天書事覺能既敗死先與其弟就擒詔博文按劾博文唯治首惡脅從者皆以減論還為開封府判官歷陝西轉運使屬羌薩卜喀以族落數千帳寇原州柳泉鎮環州鶻鵠泉砦梧州刺史杜澄內殿崇班趙世隆戰沒博文劾奏內侍都知周文質押班王懷信為涇原環慶兩路鈐轄提重兵駐大拔砦

玩寇逗留耗用邊費請用曹瑋田敏代之既而文質懷  
信坐法遂以瑋知永興軍使節制邊事會瑋病不行又  
用敏為涇原路總管寇遂平累遷龍圖閣待制判吏部  
流內銓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察御史崔暨內侍羅崇  
勲同鞠真定府曹汭獄及還權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  
學士知秦州為走馬承受賈德昌所毀徙鳳翔府又徙  
永興軍明年德昌以贓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初  
沿邊軍民之逃者必為熟戶畜牧又或以遣遠羗易羊

馬故常沒者數百人其禽生羌則以錦袍銀帶茶絹賞  
之間有自歸而中道為蕃部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  
博文乃遣習知邊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其罪  
由是歲減殊死者甚衆朝廷下其法于他路又言河西  
回鶻多緣互市家秦隴間請悉遣出境戒守臣使譏察  
之再遷右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府出知  
大名府遷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樞密院事踰月  
而卒贈尚書吏部侍郎博文以吏事進多任劇繁為政



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曹汭獄議者多謂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勲傳致其罪云子疇

疇字景彝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初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言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然以朝士大夫為閹人指使疇實恥之辭不就用賈昌朝薦編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引十事以諫皇祐中

手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疇獻聖政惟公頌召試直秘閣為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為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姦既而窮治果與其叔父家有怨累擢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英宗既即位感疾皇太后垂簾聽政後帝疾平猶未御正殿疇屢疏請以時御朝聽政及朝謁祠廟會大臣亦以為言自是帝遂聽政時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

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為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疇以謂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建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

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倣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  
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  
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聖裕萬祀必如公輔  
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不可  
從朝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執政大臣皆器異之遷翰  
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於是公輔言疇望  
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為輔弼  
者公輔坐貶疇在位五十五日卒贈兵部尚書諡忠簡

疇名臣子性介特勵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  
巖然言必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其執政未  
久終於位及所享壽類其父云

王駿字總之趙州臨城人舉進士授婺州觀察推官代  
還真宗見而異之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祁縣通判  
湖州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方  
調兵塞決河而近郡災歎民力彫敝請罷土木之急  
者會曹利用得罪駿以同里為利用所逮黜知湖州徙

蘇州還為三司鹽鐵副使時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售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挾章獻姍家衆莫敢迂駸獨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遂罷之擢天章閣待制歷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為亂者駸潛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于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莫知也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祐五年參

知政事

按宋史仁宗本紀景祐五年十一月改元寶元  
醜除參知政事係春三月故史仍稱景祐五年

明年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天聖中醜嘗使河  
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  
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  
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  
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  
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非常他日必為邊患醜時未  
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醜不能對及

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融與陳執中張觀  
同日罷融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未幾卒贈戶部  
尚書謚忠穆

按隆平集  
作謚文穆

融少時館禮部尚書王化基之

門樞密副使宋湜見而以女妻之宋氏親族或侮易之  
化基曰後三十年融富貴矣果如所言

李諂字仲詢唐趙國公峘之後峘貶死袁州因家新喻  
遂為新喻人諂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諂日夜號泣  
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



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評事通判  
舒州召試中書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累擢知制誥寇  
準數改詔所擬制辭詔不樂以父留鄉里請外遂出知  
荆南尋命為翰林學士仁宗即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  
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嘗奏事兩宮曰  
天下賦調有定今西北寢兵且二十年邊餽如故戍兵  
雖未可減未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即詔詔與  
御史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以景德較天禧計所減得

十二之上時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支都內錢不足支月奉章獻太后憂之命呂夷簡魯宗道張士遜與諸等經度其事詔曰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算茶與犀象緡錢為虛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錢百文請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三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商人失厚利怨謗遽起諸累請郡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行數月而吏以茶法妄稱增課坐不察奪職久之進給事中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衣冠子弟恃蔭

無賴者諂悉杖之境内肅然還勾當三班院坐舉吏降  
左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

使父喪起復遷戶部侍郎知樞密院事

按宋史本傳作知諫院事考宋

史真宗本紀宰輔表父宰輔編年錄東都事畧隆平集各紀載俱作知樞密院事今據改是時權茶

法寢壞乃詔諸蔡齊等更議之諂以前坐變法得罪固

辭不許於是復用諂所變法語具食貨畧卒贈右僕射

謚憲成諂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猝常若閒暇吏不

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抑僥倖人以為稱職無子以

族子為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舉進士甲科補涇州  
觀察推官再遷秘書丞通判許州曹利用貶戡以利用  
墮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他人之  
門以誣仇者戡已具戡獨辯之正其罪以尚書屯田員  
外郎知歸州召為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累擢天章閣  
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未幾知渭州陝西有保毅軍人苦  
其役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不黥而有籍所以佐邊備

也已隸保捷而保毅籍如故州縣以供力役率困憊至  
破析財產售田者猶數戶出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役  
保毅者以計傭律坐之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坐常  
保任貝州張得一得一伏誅奪職出知鳳翔府尋徙河  
中御史中丞張觀辯之復為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  
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見戡使謂曰  
有疾可無相見見當如禮使者語屈冠而見人言歲在  
甲午蜀且有變孟知祥之割據李順之起而為盜皆此

時也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遷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

至彭州民妄言有兵變捕斬之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

城堞戡獨完城浚池自固不以為嫌召拜參知政事奏

禁蜀人妖言誣民者避宰相文彥博親改尚書戶部

按東

都事署  
作禮部

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皆論

之戡亦自請罷除吏部

宋史宰輔  
表作禮部

侍郎觀文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尋拜宣徽南院

隆平集  
作北院

使廊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即位以安武軍節

度使留再任初覃恩蕃官例不序遷至是用戡奏始皆  
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見選補為蕃官延  
州夾河為兩城雉堞頗卑小敵登九州臺則下瞰城中  
戡調兵夫大增築之橫山酋豪怨諒祚欲率其屬判取  
靈夏來求兵為援戡言豹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癰  
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所  
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  
事不報言者請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路敕戡

具利害以聞戡以為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使聽節制則不及事矣且關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之戡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以手詔勞問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為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謚康穆戡以在邊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為言者所與或傳戡交通宦官閭士良云

夏侯嶠字浚極其先幽州人高祖秀為濟州鉅野鎮遊奕使因家焉嶠弱冠以詞賦稱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甲



科解褐大理評事累遷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進秩殿  
中丞雍熙二年代還對便殿太宗語有司曰此人朕自  
知其材行勿須奏擬即日改左補闕直史館會王師護  
邊乘傳督河間餽道就命知莫州踰月徙洪州改起居  
郎真宗在襄邸太宗擇朝士謹厚者為官屬即召入為  
翊善加直昭文館真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員外  
郎東宮建復兼中舍遷工部郎中及嗣位拜給事中知  
審刑院數月擢樞密院副使咸平元年以戶部侍郎罷

按宋史宰輔表及東都事畧俱作以二年始建講讀之  
戶部侍郎罷本傳作郎中誤今據改

職命嶠為翰林侍讀學士及楊徽之卒又命兼秘書監  
是秋江浙饑命為江南巡撫使所過疏理刑訟存問耆  
老務從寬簡人以為便使還采病民二十餘事上之亟  
詔釐革又判吏部選事嶠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真宗  
愛重多所詢訪每以善人目之在近侍恩遇甚渥景德  
元年卒年七十二詔贈兵部尚書錄其子大理寺丞晟  
為太子中舍孫恭為奉禮郎姪孫蔚賜同學究出身

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支郎中度舉進士第補濟陰尉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契丹侵邊從幸大名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嘗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

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為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為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後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入翰林為學士加史館修撰歷兵部郎中會寇準罷相度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丁謂用事復謫和州團練副使謂貶起為祠部郎中復兵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知筠州更

虔淦

按東都事  
畧作徐

蘇三州還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

揚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謫洪州建請復賢良方正科  
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  
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為  
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  
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  
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為相度與

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  
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  
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  
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  
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遷知樞密院事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  
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為鄭戩所發以尚書右丞罷復  
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贈太子太保諡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未嘗釋手敏  
於為文而汎濫不精性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敢易語  
言所至下貧無賴多所縱捨稍有資者一切繩之以法  
子申甫終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嘗為福建轉運使  
頗以修潔稱從兄京有吏能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

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顓後唐清泰初陷契  
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逢吉以醫術事真宗藩邸然好聚

書

按東都事畧載度祖顓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  
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與宋史本

傳與儒者遊度強力學問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

為大理評事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坐解送  
國子監進士失實監齊州稅還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  
曹上書論六事一增講讀官二增諫員三補蔭用大功  
以上親四選河北河東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為  
殿最六凡緣公事坐私罪杖者聽保任選官章獻太后  
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  
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嘗獻



王鳳論於章獻太后以戒外戚歷三司磨勘司

按東部  
事畧作

歷知  
湖州

京西轉運使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氣請增築以厭

之有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靜不可輕繕治乃止入知制誥遷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羣牧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禦邊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民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二十年為今之策莫

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敵人窺朝廷淺深從之累遷中書舍人為承旨度又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奇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三萬而已今河北河

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為兵請令民畜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升戶等則緩急有備而國馬蕃矣久之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米鹽鈔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貸虞卿死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對以此諫

官孫甫論度所言蓋自求柄用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因上慶厯兵錄及贍邊錄明年參知政事會春旱降秩中書舍人踰月復官後二年衛士為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鞠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帝前仁宗從竦言

度遂求解政事罷為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士御史何  
鄭言紫宸非官稱所宜改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  
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諡文簡度  
性淳質不為威儀左右無姬侍喜論時事在經筵歲久  
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著龜占應之事乃對卜  
筮雖聖人所為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  
又嘗示以歌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  
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

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子諷集賢校理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有鄉曲名中服  
勤辭學科擢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會鹽池吏以  
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州改祕書省  
祕書郎仁宗即位累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左司郎中  
以給事中擢御史中丞舉文彥博為御史時以為得人  
宋史本傳不載舉文彥博事據東都事畧增會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  
言觀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

河北大雨水又條七事曰導積水以廣播種緩催欠以  
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  
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  
院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利因議點鄉兵  
久之不決遂與王駿陳執中俱罷以資政殿學士尚書  
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  
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  
躬率卒徒增築之隄完水亦退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

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趨之  
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止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  
可勝計歷知應天府益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  
中丞父居業高年多病請便郡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  
月餘拜左丞按東都事畧  
作尚書左丞丁父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  
贈吏部尚書諡文孝觀性至孝初為秘書郎其父方為  
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  
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



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  
意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趣尚恬曠  
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仁宗  
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  
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人見否衆傳以為笑云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以  
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乃倍道會  
葬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寧國軍

按東都事

畧作宣  
德軍

節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為光祿寺丞集賢校

理通判越州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直史館同  
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  
經義徙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  
封府吏馮士元為姦利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戢窮  
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  
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既而士元流海島  
度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史中丞孔

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戩敵強善聽決喜出不意獨假貸細民豪宗大姓繩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權三司使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改樞密副使是時陝西用兵戩請巡邊以圖破羌之策戩與參知政事宋庠為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千頃錢氏納國後葑土堙塞且多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

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遷給事中徙鄆州  
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折為  
三等非急罷去先是銜吏輸本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  
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減二十餘  
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多豪惡戩治之  
尚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未幾為陝西四路都總管  
兼經畧安撫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遷尚書禮部  
侍郎時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使錢戩致

于法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元昊  
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敵騎至者戢曰此必三川將  
按邊回非敵騎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寧詔還知永興  
軍初靜邊砦主劉滄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援  
兵招生羌大王族為邊衛戢使滄與著作佐郎董士廉  
督其役會罷戢四路安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為  
地在生羌間恐城未就而寇至召滄士廉罷役歸不聽  
乃使裨將狄青將兵以往械送德順軍獄戢力爭于朝

卒城之進戶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契丹與元  
吳方交兵邊奏互上獨戩不以聞詔遣使問其故戩對  
曰敵自相攻中國不足憂也麟府間有棄地曰草城川  
戩募工人為弓箭手計口給田初兵興用不足河東行  
鐵錢山多炭鐵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請三當一  
令既下兵民相扇動數千人邀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  
人不能遏又羣譟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戩聞悉召至  
庭下推首謀者數千人

按數千人應  
作數十人

黥隸他州事乃定

遷吏部侍郎改宣徽北院使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諡文肅戢遇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邱人大中祥符五年中進士第補

蘄州防禦推官

按東都事畧作廣濟軍判官

改大理寺丞薛奎領秦

州辟為節度判官奎徙益州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為簽書節度判官就通判州事遷太常博士還朝仁宗問鎬所能奎稱其沉鷺有謀能斷大事除開封推官

獻六冗書進尚書禮部員外郎累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會歲饑民無積聚盜賊間發鎬為平物價募民為兵人賴以安知陵州楚應幾賊敗或告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會元昊寇延州起為陝西轉運使敵破金明砦既去議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止以百餘騎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常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強弩奏為清邊軍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頗



倣置之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陝州徙江淮制置發  
運使未行會賊破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  
修建寧中侯百勝砦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遷左司  
郎中明年擢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鎬大巡邊以備賊  
時邊任多紆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  
自解去遂奏擇習事守堡砦尋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  
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慶歷七年王則叛命鎬為  
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為宣撫使

以鎬副之貝州平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諸將悉超遷都虞候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為五等每等遷一資彥博數推鎬功拜參知政事已而疽發背帝

謂輔臣曰鎬忠亮有勞及其未亂思一見之臨問惻然

曰方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鎬氣憊猶能頓首謝翌日

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

宋史本傳不載鎬年壽及贈官據東都事畧隆平集補

諡

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為世所推重王則者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自賣為人牧羊

後隸宣毅軍為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識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慶歷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

馬都監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扉闔  
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  
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  
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  
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渙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  
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居門曰  
中京居室廐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為正  
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湮其面曰宜軍破趙

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  
闕補其徒為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  
令守者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有州民汪文慶郭斌  
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縋  
以引官軍既內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  
既登欲專其功斷縋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  
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  
要刼契丹使諜者以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

以數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城峻不可攻乃為距闌將  
成為賊所焚遂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  
彥博至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眾登城賊縱  
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閣  
門祇候張綱緣壕與戰死之總管王信捕得則其餘眾  
保村舍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則叛凡六十六  
日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七

列傳

宋 三十一

王堯臣

孫杓

田况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祕書省著作郎

按歐陽修撰堯臣墓誌銘作著作佐

郎直集賢院會從父冲坐事出知光州父喪服除為三  
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薨議者歸罪內侍都  
知閤文應堯臣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  
司張燈堯臣俟乘輿出即上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  
不當遊幸帝為罷張燈擢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  
舉諸司庫務知審刑院入翰林為學士知審官院陝西  
用兵為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  
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於今關中之



民凋弊為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  
宗從之使還上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  
者止十萬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故三至而三勝涇原  
近賊巢穴最為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土  
兵以二萬屯渭州為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為原  
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人  
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若以精兵扼險強弩注  
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賊屢乘戰

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分也又論  
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  
致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  
乃與生羌合戰遂致掩覆願敕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  
度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  
邊吏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陝秦州范仲淹亦以擅復  
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  
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明年賊果自鎮戎軍

原州入寇敗葛懷敏乘勝掠平涼潘原關中震恐自邠  
涇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始引去  
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為招討使置府涇州益屯  
兵三萬人而使堯臣再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  
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  
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砦將姚貴閉城畔堯  
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衆遂出降乃為申  
明約束如舊而去既還上言韓琦范仲淹龐籍既為陝

西四路都總管緣邊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

制而尚帶經畧使

按東都事畧作經畧副使

名者九人請逐路都總

管副總管並罷經畧只充緣邊安撫使既而滕宗諒亦

以為請遂罷之又言鄜延環慶路皆險固易守惟涇原

自漢唐來為衝要之地自鎮戎軍至渭州沿涇河大川

直抵涇邠畧無險阻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重

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數年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帥府於

涇州為控扼關陝之會頻經敗覆邊地空虛士氣不振

願精擇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因論沿邊城砦控扼要害賊徑通屬及備禦輕重之策為五事上之又請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及徹潼關樓

櫓皆報可以戶部郎中

按墓誌銘作學士

權三司使辟張溫之

杜杞十餘人為副使判官

按墓誌銘云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

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裨於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

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才且賢者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贖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又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此段事蹟朱子採入名臣言行錄宋史本傳不載附識

時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议收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搗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度支副使林濉畏永和附會其說堯臣奏黜濉議乃定夔州路轉運使請增鹽井稅課十餘萬緡堯臣以為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年取厚利適足以飲怨罷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為羣牧使

母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加給事中拜樞密副使會儂  
智高反請析廣西宜容邕州為三路遇蠻入寇三路會  
支郡兵掩擊令經畧安撫使守貴州以統制馬益募澄  
海忠敢土軍分屯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北兵  
遠戍時狄青經制嶺南詔青審議以為便居樞密三年  
務裁抑傲倖于是有鏤匿名書傳布京城者仁宗不以  
為疑也嘉祐元年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久之帝欲以  
為樞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卒

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安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為文詞溫麗執政時嘗與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早立英宗為嗣為詔草挾以進未果立元豐三年子水部員外郎同老進遺稿論父功帝以訪文彥博具奏本末遂加贈太師中書改諡文忠以同老為祕閣校理

孫朴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子孫以田為業至朴始讀書屬文中進士以大理評事



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為開封推  
官判三司開拆司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遷起居  
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尚書吏  
部郎中忤雖久處顯要罕所建明皇祐中以右諫議大  
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忤非紕繩才不可  
任風憲忤即上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  
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  
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

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  
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在臺  
數言事不為矯激尤喜稱薦人才帝欲除入內都知王  
守忠領武寧軍節度使抃奏罷之溫成皇后葬以劉沆  
為監護使抃奏沆為宰相不當為后妃護葬喪事時又  
議為后建陵立廟抃率官屬言非禮固相與請對固爭  
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為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梁適  
未聽抃奏曰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篤訓

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執中婢為嬖妾張氏榜殺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抆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罷改翰林學士承旨復兼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龜策傳問古人動作必繇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已又詢於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為得也帝善其對遷禮部侍郎抆久居侍從泊如

也人以為長者既而樞密副使程戡罷帝欲用舊人即以命并歲中參知政事并往薦厚寡言質畧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耄於事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好事者至傳以為口實御史韓鎮彈奏之罷為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復兼侍讀學士英宗即位進戶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就第卒

按蘇頌撰并行狀云治平元年二月以太子太傅致仕於是公

年六十九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薨子四人長珪國子博士次佑甫大理評事次誥次林並太常博士

贈

太子太保謚文懿

田況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沒於契丹  
父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性沈鷖教子甚嚴累官至太  
子率府率況少好讀書舉進士甲科補江陵府推官遷  
祕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授太常丞通判江寧府  
趙元昊反夏竦經畧陝西辟為判官擢直集賢院時竦  
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  
議未可出師況疏言不可攻有七乞召兩府大臣定議  
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出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

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於是罷出師議況又言治邊十四事遷右正言專供諫職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上之其畧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為恢闕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陛下倘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

行威令懾姦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  
儉之名澄冗濫輕會飲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巧媚  
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  
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不為則天下何所望  
以平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羣臣  
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  
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  
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葺

堡砦況意其畜謀入侵乃上疏曰朝廷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今北敵桀慢河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為計和議已定又復恬然豈得



為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訪逮時政專以  
慮患為急則旦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為  
今不此為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  
叨備近列實係朝廷休戚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尋為陝  
西宣撫副使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徙秦州進樞  
密直學士知渭州徙益州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得便  
宜決事雖小罪并其家內徙流離怨憤况察其非甚者  
釋之聽斷之明蜀人以比張詠遷給事中召為御史中

丞未至復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況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其出又多於舊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冀帝節用除禮部侍郎三司使至和元年擢樞密副使以疾乞免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學士提舉京靈宮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五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曰宣簡況喜持論多朝廷先務而切於時事者如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毋過許歲幣并入中請鹽請

戮陝西陷沒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

按宋

史本傳從中原有闕文自龍圖閣直學士從事蹟及遷除贈諡俱失載王惟儉宋史記據東都事畧纂輯較為

完善今從之

始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

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

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阮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

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為後

按隆平集作以弟之子至安為後與本傳

異五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

宋白皆厚遇之為之延譽繇是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畧曰頃歲王師平太原未賞軍功迄今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禋耕藉之禮議平戢之功則駕馭戎臣莫茲為重此要機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

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無鈍兵以挫銳又何必以蕞爾蠻夷上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軒記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尚書省湫隘郎曹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

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  
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  
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  
未聞以鐵為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  
皆麗於背遂減笞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  
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褒答僚友謂錫  
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  
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為一賞奪邪時趙普為相令有

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錫貽書於普

宋史本傳必先白下有兩錫字按必

先白者白宰相非白以為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

按

名臣言行錄載趙普嘗因錫謁之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檢今羣臣書奏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諫官章疏令閣門填狀尤弱臺憲之風皆不便普引啓正容厚謝皆罷之云云語更全備明晰六年為河

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其畧曰願申飭將帥慎固封

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得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

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

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忘歸

則力省而功倍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也書奏上帝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又拜章極言時政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燮倒置語忤宰相罷為



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真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帝為戚然命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與魏廷式聯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彗星見拜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賜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

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臣願陛下以皇王之道治天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畧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十卷置庠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帝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即先進內錫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各為序以見意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饑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帝對宰相稱錫得

爭臣之體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帝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

按范仲淹撰錫墓誌云後以二子登

朝累贈兵部尚書

錄其二子

按墓誌二子名慶述慶餘

並為大理評事錫耿

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

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己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為農家九歲能文舉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

東都事畧作武城

主簿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

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  
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偶獻禦戎十策以為外則合  
兵勢而重將權罷小人詞邏邊事行間謀離其黨遣趙  
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  
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  
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  
以厚民力帝深嘉之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  
同校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偶賦詩立

就帝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

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  
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  
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  
必名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  
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  
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  
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弘文館求補郡以便奉  
養得知單州至郡十五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

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為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言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宮於故燕國長公主第羣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



為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二曰減冗兵并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召還

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以奏疏畧曰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

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扼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殺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陽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祖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

宜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潰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克剽畧之虞矣帝嘉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鷄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帝遣內侍乘驛勞問醢襍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帝惜禹偁才是日命

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  
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帝異之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  
四十八帝甚悼之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  
贍遇事敢言喜藏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嘗云吾  
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媿矣其為文著  
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  
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  
多游其門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祐為館職寇準曰吾

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簿真宗嘗觀禹偁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

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評事仁宗時為殿中侍御史

曾孫汾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

按韓琦撰詠神道碑載世本鄆人後徙居于澶之臨黃及

公塋其先子鄆城人故為鄆之鄆城人

少負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

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薦有夙儒張

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為首衆許其能讓

是歲詠登進士乙科以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崇陽

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拔茶植桑民

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為絹歲

萬匹民以殷富

按宋名臣言行錄增纂

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

薦入為太子中允遷祕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

市征以便養俄召還知浚儀縣

按神道碑載監濮州稅俄遷知開封府

會

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才以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

歸峽二州水遞夫就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還

超拜虞部郎中與向敏中並擢為樞密直學士同知銀

臺通進封飭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為并代部署有小



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承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為言太宗改容勞之出知益州廣武卒劉盱作亂蜀州招按使上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

親行

按長編李順搆亂在淳化五年正月王繼恩破李順收成都在是年五月上官正並未至蜀上官正

所討者廣武卒劉盱盱之亂在至道三年八月是時王繼恩已為謀廢立事發責授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矣兩人無同時用兵討亂事本傳以劉盱之亂悞為李順搆亂而于詠激正親行又牽連王繼恩在內兩事混

而為一茲據東都事畧改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汝

曹蒙國厚恩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  
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  
寇畧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  
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  
乎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  
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初蜀士知向  
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

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

勸民有諱訴者誅灼見情偏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好事

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市

按宋名臣言行錄引湘山野錄云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

法輕者必為判語蹟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教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詠嘗曰詢君

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

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人丁外艱起復改兵郎

郎中真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戶

部使改御史中丞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郎出

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  
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  
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為  
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壻訟  
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子故見命掌貲產且有  
遺書今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酌  
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  
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

移知永興軍府五年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濟巡撫西蜀帝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憂尋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詠中歲瘍生腦頗妨中櫛求知潁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蒞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

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州民以詠袂滿借留就轉工部  
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  
使進禮部帝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以疾  
未見詠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  
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  
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初  
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  
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闕吏曰傅霖請見責之曰傅先生

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  
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傳霖者乎詠問昔何隱  
今何出霖曰子將出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  
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左僕  
射諡忠定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  
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

按宋名臣言行錄引語錄云公性剛毅因責決一吏彼  
枝辭不伏公曰連的莫要吃劍彼云決不得吃劍則得  
公牽出新之以徇軍吏悖以相顧自是服公  
之威信今出必行與此語雖有異事頗相同少學擊劍

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所持  
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  
即陽假此僕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  
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  
何人邪又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  
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真宗嘗稱其材任將  
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為乖則違眾崖不利物  
云弟誦為虞部員外郎

按宋祈撰詠行狀云子從質以  
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



一月以  
毀而天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七